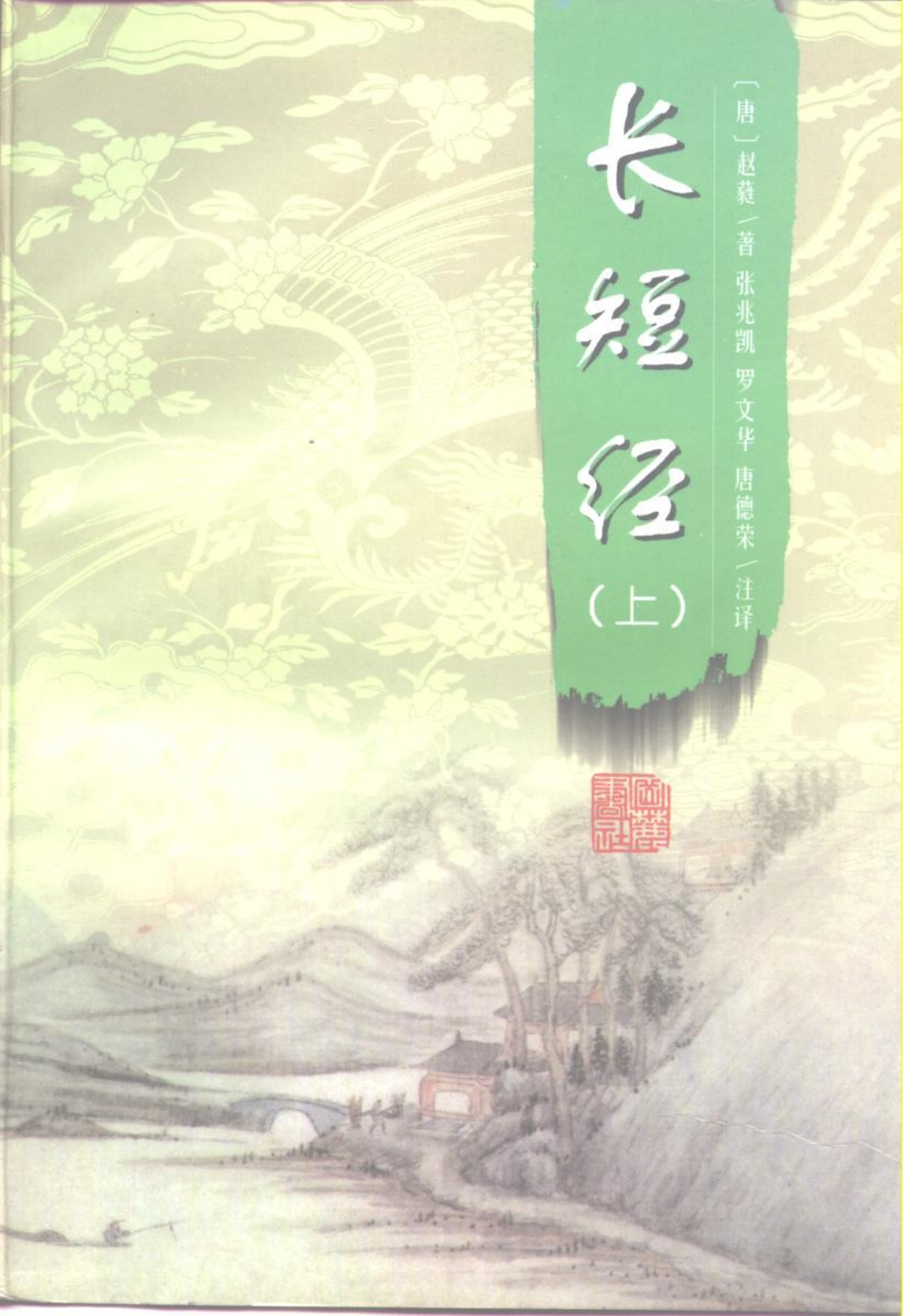


长 短 经 (上)

〔唐〕赵蕤／著 张兆凯 罗文华 唐德荣／注译



长 短 经 (上)

〔唐〕赵 蕤/著

张兆凯 罗文华 唐德荣/注译



岳 麓 书 社

长 短 经 (下)

[唐]赵 蕤/著

李润英/注译



岳麓书社

本书审订 陈焕良
责任编辑 李润英
封面设计 黄朝

长短经（上、下册）

〔唐〕赵蕤 原著

张兆凯 罗文华 注译
唐德荣 李润英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9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3.5

字数：830,000 印数：1—4,000

ISBN 7-80520-758-5
K·196 定价：42.5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出版科调换

社址：长沙市新民路10号 邮编：410006

世事洞明论长短 经世致用读反经

——写在《长短经》译注本出版之际

《长短经》的作者赵蕤，是生活在唐代中期的一名隐士，与大诗人李白并显名于“开元盛世”。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赵蕤，“字太宾，梓州人。开元，召之不赴”，著有《长短经》十卷。北宋孙光宪《北梦琐言》亦载：“赵蕤者，梓州盐亭县人也。博学韬铃，长于经世。夫妇俱有节操，不受交辟。撰《长短经》十卷，王霸之道，见行于世。”这些无疑都是现存有关赵蕤生平事迹的较早资料。再稽考《四川总志》等有关史书，我们即可进一步了解到，赵蕤确为唐代名播朝野的大文士，梓州盐亭（今四川盐亭县）人，曾隐居于郪县长平山安昌岩，“博考六经诸家异同，著《长短经》，又注关朗《易传》。明皇屡征不起，李白尝造庐以请”。他“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笃学不仕，与李白为布衣之交”。《李太白集》有《淮南卧病书怀寄蜀中赵征君蕤》诗云：

吴会一浮云，飘如远行客。万里无主人，一身独为客。功业莫从就，岁光屡奔迫。良图俄弃捐，衰疾乃绵剧。古琴藏虚匣，长剑挂空壁。楚怀奏钟仪，越吟比庄舄。卧来恨已久，兴废思逾积。国门遥天外，乡路远山隔。朝忆相如台，夜梦子云宅。旅情初结缉如结骨，秋气方寂历。风入松下清，

262/24

露出草间白。故人不在此不可见，而我幽梦谁与适？寄书西
飞鸿，赠尔慰离拆。

可见赵、李二人交谊之深。

《长短经》又名《长短要术》（如《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即作此名），由于原作视角独特，尤其注重从反面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故亦被称为《反经》。《长短经》是处在唐代由盛转衰时期的知识分子对历史进行深沉反思的一部代表作。正如作者在《自序》中称：“大旨在乎宁固根本，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作者依据万事万物都具有正反两个方面这一哲学原理，以史家的深透洞察力，对上起尧、舜，下至隋、唐的历史，作了多视角、全方位的透视；并借助手如椽妙笔，运用丰富的史料、精辟的论说，对许多寓意深刻的历史事例，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辨析；对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给予了中肯的评说。尤其着重在政治、军事、经济决策的深谋大略方面，纵论经文纬武之道；在知人善任、审时度势、抓住机遇、通权达变等方面，归纳兴衰成败之得失。《长短经》堪称一部侧重从反面总结经世致用谋略、探索为人处世奥秘的力作。

《长短经》自问世以来，不仅深受文人学士的推重，还特别受到军政界名流、商界巨贾的重视，就连那些“至高无上”的封建帝王读了此书，也不能不反躬自省，感慨万千。当清乾隆皇帝读罢《长短经》后，便欣然题诗道：

郾县创为救弊论，爱憎毁业匠和函。

向时虽类纵横说，忧末原归道理谈。

宋刊弃自教忠堂，通变称经曰短长。

比及乱时思治乱，不如平日慎行王。

卷原称十今失一，总目翻看余一篇。
既是梓州善经济，不应辟召又何焉。

津瀛文苑继家声，四库搜罗俾赞成。
邂逅世臣献遗简，向年论学忆西清。

可见这位素以文才武功自诩的帝王对《长短经》的重视。

继赵氏《长短经》之后，又有另一部同属“史鉴”类的书——即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颇受关注。《通鉴》问世以后，成为了历代士子仕进必读的教科书。不过，唐宋以来的历代统治者虽然亦将《长短经》作为从政必修的参考书，但往往秘而不宣。而对《资治通鉴》，则公开宣传、提倡阅读，不断翻刻印行。这两部书，大抵都是总结历史经验的：前者侧重从反面总结经世谋略，后者侧重从正面总结资政经验。前者微言大义，以精深见长；后者洋洋洒洒，以博大著称。今天的读者，确有备置这两部名著的必要。当今，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的历史大变革时期，反思历史、求索中外、注重谋略、正确策划，已成为各行各业竞争突围、胜利迈向 21 世纪的必修课和“通行证”。当此之际，《长短经》译注的出版，将给有志于振兴中华的志士仁人提供继往开来的有益借鉴。因此，对广大读者来说，《长短经》也许更具实用价值。

“唐人著述，世远渐稀”，《长短经》这部文史杰作能流传至今，实属不易，对今天的读者亦可谓幸事。然因原作是用较艰深的古文写成，且征引繁富，言简意深，故今天的读者阅读起来会有些困难。为此，我们特对原文加以点校整理，对其中的难点加以注释，并将全书逐句翻译成白话，以方便读者阅读和

理解原著。

这部《长短经》译注本的原文，以《四库全书》本（编修励守谦呈进本）为底本，以《读画斋丛书》本等较早版本为参校本，并参考后出诸本，择善而从。在保存古籍完整面貌的同时，力求将原刻本中的错讹，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原著经文中，间杂着作者的评议（或引经据典、雄辩阔论，或注字解文，有感而发）。对此，我们在编排时，也注意了正文与注文之区别：凡原刻本中的双行小字夹注，均在注文前用圈体“○”标示，并用小于经文的字体排印（译文之编排方式与此对应），以便参照阅读与检索。

古文译注，是古籍整理中的一项学术工作。为了使本书兼具普及性和学术性，译注者们在注译过程中参阅了大量有关文献资料。这为做好译注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思考材料。要将一部内容丰富的古典名著准确加以注译，使之成为今人喜闻乐见的作品，确是一件颇为繁难的事。本书的今注，力求简明精当、切近原意，不作繁琐考证；今译则遵循“信、达、雅”的原则，强调忠实于原文，以直译为主，辅之以意译，以求行文流畅、通达可信。尽管如此努力做去，但限于译注者和编辑的水平，《长短经》原文中某些疑难问题，一时仍难断然解决，故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方家不吝教正。

李润英

1999年1月8日

序

赵 蕤

【原文】

赵子曰：匠成舆者，忧人不贵；作箭者，恐人不伤。彼岂有爱憎哉？实伎业驱之然耳。是知当代之士、驰骛之曹，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故先师孔子深探其本、忧其末，遂作《春秋》，大乎王道；制《孝经》，美乎德行。防萌杜渐，预有所抑。斯圣人制作之本意也。

然作法于理，其弊必乱。若至于乱，将焉救之？是以御世理人，罕闻沿袭。三代不同礼，五霸不同法^①。非其相反，盖以救弊也。是故国容一致^②，而忠文之道必殊；圣哲同风，而皇王之名或异。岂非随时设教沿乎此，因物成务牵乎彼？沿乎此者，醇薄继于所遭；牵乎彼者，王霸存于所遇。故古之理者，其政有三：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强国之政胁之。各有所施，不可易也。管子曰^③：“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智者善谋，不如当时。”邹子曰^④：“政教文质，所以匡救也。当时则用之，过则舍之。”由此观之，当霸者之朝而行王者之化，则悖矣。当强国之世而行霸者之威，则乖矣。若时逢狙诈，正道陵夷，欲宪章先王，广陈德化，是犹待越客以拯溺，白大人以救火。善则善矣，岂所谓通于时变欤？

夫霸者，驳道也。盖白黑杂合，不纯用德焉。期于有成，不问所以；论于大体，不守小节。虽称仁引义，不及三王，而扶颠定倾，其归一揆。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

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创立题目，总六十有三篇，合为十卷，名曰《长短经》。大旨在乎宁固根蒂，革易时弊。兴亡治乱，具载诸篇。为沿袭之远图，作经济之至道，非欲矫世夸俗，希声慕名。辄露见闻，逗机来哲。凡厥有位，幸望详焉。

【注释】

①五霸：五霸有两种说法。一说为秦穆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齐襄王；一说为秦穆公、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及吴越。②国容：指朝廷的仪制。③管子：管子名管仲。春秋时齐国的宰相，帮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主要人物。④邹子：邹子名邹忌。战国时齐国的宰相，辅助齐威王，齐国得以大治。

【译文】

赵蕤说：木匠制作成了车子，担忧的是人不富贵而无钱坐车；制造弓箭的人，唯恐其箭不能伤人。难道说他们是对别人心存爱憎吗？其实这只是他们的职业驱使他们作这些考虑罢了。这个事例也告诉我们，当代之士，进取之徒，读了纵横谋略之书，就思谋诸侯之间的变乱；而有技艺特长，或奇能异术之人，则希望有风尘聚会，以显示自己的才能。这也是合乎形势的议论，人情世故的必然而已。因此之故，先师孔子深刻探求其根本，而又忧虑其结局，于是写作《春秋》一书，以光大王道；编撰《孝经》，以褒奖美德。防微杜渐，预先有所防范。这乃是圣人编书著述的本意。

然而为了治理去制作法律制度，其弊端是导致混乱。发生混乱，将采取什么办法解救呢？因此说统御国家、治理人民，极少听说沿袭古制一成不变的。夏、商、周三代采用不同的礼制，春秋五霸施用不同的法律。并非要有意反其道而行之，原来是要补救先代礼、法之弊端。因此各朝代的仪制虽然一致，但治理国家的文武之道则必不一致；先哲圣明风教虽同，而帝王名

号则往往有别。这难道不是沿袭这些礼制时要随时代变迁而设置教化，牵涉那些法律时要因循事物变化而成就事业吗？沿袭这些礼制的，醇厚淡薄的治理方式要根据当时的遭际；牵涉那些法律的，王道霸道存在于事物变化的机遇之中。所以，古代治理国家主要有三种方式：王道的政治是教化的方式，霸道的政治是威慑的手段，强国的政治是强制胁迫的办法。这都是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决定的，不能随便改易。管子说：“圣人能顺应时势但不能违背时势。有智慧的人善于谋划，还不如顺应时势为高。”邹子说：“德政教化法律条文，是用来匡正时弊，补救失误的。顺应时势就采用这种办法，过时就要当机立断舍弃它。”由此看来，处在霸道的朝代却采用王道的教化，则会大悖于时；处在强国横行的时代而采用霸道的威慑，也会乖谬百出。假若时逢狡诈，传统道德遭至破坏，而欲效法先王，广泛宣传教化，就如同等待识水性的越人来救护落水者，请求尊贵的人救火一样。想法虽好，可这难道是所说的通达时变吗？

所谓霸道，就是混杂之道，也就是说黑白夹杂，不单纯使用道德教育的政治。其宗旨是期望成就大业，而不问采用何种方式；只强调大体，而不顾细枝末节。虽然称引仁义，但不追求夏禹、商汤、周文王的大德。但是，扶危定倾这一方面，二者是相同的。我担心儒生们为见识所局限，不懂得王道与霸道的区别，因此专门阐释长短术，分析通变的道理，确定题目共六十三篇，合为十卷，书名为《长短经》。本书的宗旨是为巩固统治根基，革除时弊。国家的兴亡治乱，都载在各篇之中。都是吸取过去经验教训与深谋远虑，以作为经邦济世的法则。我并非要哗众取宠，博取声名。我发表自己的见解，等待后世贤哲的知遇。所有在位的君臣如能仔细读这本书，我则为之大幸了。

目 录

(上 册)

序	赵蕤 (1)
长短经卷一	(1)
大体第一	(1)
任长第二	(7)
品目第三	(13)
量才第四	(20)
知人第五	(31)
察相第六	(55)
论士第七	(89)
政体第八	(104)
长短经卷二	(119)
君德第九	(119)
臣行第十	(173)
德表第十一	(206)
理乱第十二	(214)

长短经卷三	(223)
反经第十三	(223)
是非第十四	(246)
适变第十五	(299)
正论第十六	(323)
长短经卷四	(362)
霸图第十七	(362)

(下 册)

长短经卷五	(511)
七雄略第十八	(511)
长短经卷六	(609)
三国权第十九 蜀 吴 魏	(609)
长短经卷七	(724)
惧诫第二十	(724)
时宜第二十一	(816)
长短经卷八	(833)
钓情第二十二	(833)
诡信第二十三	(845)
忠疑第二十四	(854)
用无用第二十五	(859)
恩生怨第二十六	(861)
诡顺第二十七	(863)
难必第二十八	(875)

运命第二十九	(880)
大私第三十	(900)
败功第三十一	(902)
昏智第三十二	(905)
卑政第三十三	(912)
善亡第三十四	(919)
诡俗第三十五	(921)
息辩第三十六	(925)
量过第三十七	(929)
势运第三十八	(932)
傲礼第三十九	(937)
定名第四十	(940)
长短经卷九	(951)
出军第四十一	(953)
练士第四十二	(957)
结营第四十三	(961)
道德第四十四	(964)
禁令第四十五	(966)
教战第四十六	(969)
天时第四十七	(973)
地形第四十八	(979)
水火第四十九	(986)
五间第五十	(992)
将体第五十一	(1001)

料敌第五十二	(1008)
势略第五十三	(1013)
攻心第五十四	(1017)
伐交第五十五	(1019)
格形第五十六	(1022)
蛇势第五十七	(1025)
先胜第五十八	(1028)
围师第五十九	(1033)
变通第六十	(1037)
利害第六十一	(1040)
奇兵第六十二	(1045)
掩发第六十三	(1047)
还师第六十四	(1051)

附 录

《四库全书·〈长短经〉提要》	(1)
----------------------	-------

长短经卷一

大体一	任长二	品目三	量才四
知人五	察相六	论士七	政体八

大体第一

【原文】

臣闻老子曰^①：“以政理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荀卿曰^②：“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傅子曰^③：“士大夫分职而听，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拱己而正矣。”何以明其然耶？当尧之时，舜为司徒，契为司马，禹为司空，后稷为田官，夔为乐正，倕为工师，伯夷为秩宗，皋陶为理官，益掌驱禽。尧不能为一焉，奚以为君？而九子者为臣，其故何也？尧知九赋之事，使九子各授其事，皆胜其任以成九功。尧遂乘成功以王天下。

汉高帝曰：“夫运筹策于帟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④；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人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有天下也。”○《人物志》曰^⑤：“夫一官之任，以一味协五味；一国之政，以无味和五味。故臣以自任为能，君以能用人能为能；臣以能言为能，君以能听为能；臣

以能行为能，君以能赏罚为能。所以不同，故能君众能也。”

故曰，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无形者，物之君也；无端者，事之本也。鼓不预五音，而为五音主。有道者，不为五官之事，而为理事之主。君守其道，官知其事，有自来矣。先王知其如此也，故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议曰：《淮南子》云⑥：“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矣，而不知规矩准绳，而赏巧匠。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某君某王之宫室也。”

孙卿曰：“夫人主欲得善射中微，则莫若使羿；欲得善御致远，则莫若使王良；欲得调一天下，则莫若聪明君子矣。其用智甚简，其为事不劳，而功名甚大。”此能用非其有如己有者也。人主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之则不能任贤，不能任贤，则贤者恶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议曰：《申子》云⑦：“君知其道也，臣知其事也。十言十当，百言百当者，人臣之事也，非人君之道也。”《尸子》云⑧：“人臣者，以进贤为功也；君者，以用贤为功也。”贾谊云：“臣闻圣主言，问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必尽其愚忠，惟陛下财幸。”由是言之，夫君不能司契委任，而妒贤恶能，取败之道也。

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财，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悦服；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劝，通乎用非其有也。○议曰：孙卿云：“修礼者王，为政者强，取人者安，聚敛者亡。故王者富人，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篚、实府库。是谓上溢下漏。”又曰：“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昔者周厉王好利⑨，近荣公⑩，芮良夫谏曰⑪：“王室其将卑乎？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何可专也？所怨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其能久乎？”后厉王果败。魏文侯御